

1336 年布倫憲章與行會的政治經濟——概述與 總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336 年 7 月 16 日，蘇黎世市民聚集在方濟各會修道院，宣誓遵守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經過歷次修訂，此後治理這座城市長達四個半世紀以上。¹ 這份文件就是第一部《宣誓書》（*Geschworener Brief*）。起草這份文件的人——或者至少是促成其起草的人——是一位出身於古老議會家族的騎士，名叫 Rudolf Brun。這份文件使他成為終身市長（*Bürgermeister*），並使按十三個行會組織起來的城鎮手工業者得以分享議會席位。自那時起，這一事件在蘇黎世一直被紀念為該市行會秩序的誕生。每年四月，各行會成員仍會身著傳統服飾，在“六響鐘節”（*Sechseläuten*）中游行穿過老城；這一儀式由十九世紀重新創造，併為二十一世紀所保留。

乍看之下，本章的主題似乎與現代金融中心的業務相去甚遠。蘇黎世的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理人和信託公司並不依據行會條例運營。行會最後的憲制職能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便已消失。然而，除教會之外，行會秩序塑造這座城市的時間比任何其他制度都要長久。而它恰恰是在研究金融中心的人所關注的那些領域中發揮了塑造作用：誰可以進入市場，以何種條件、何種價格進入；誰控制信貸和資本；商業精英與國家之間是何種關係；以及如何制衡政治權力，使任何個人或家族都無法將其攫取。蘇黎世

在 1336 年至 1798 年間給出的答案獨具一格。這些答案將對手工業的強有力的團體性規管，與一個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主導各議會的商人和食利者精英階層結合在一起。它們建立在宣誓、輪換和合議機構的基礎之上，其間穿插著兩段戲劇性的插曲——1336 年 Brun 的政變和 1489 年 Hans Waldmann 被處決——這兩段插曲使這座城市學會了對任何將過多權力集中於一身的個人保持警惕。

本章先按時間順序、再按主題展開。首先簡要勾勒 1336 年之前治理蘇黎世的由騎士和商人組成的議會，因為第 A.I 章已涵蓋了此前的時期。接著考察 Brun 的革命、第一部《宣誓書》、1350 年的“謀殺之夜”（Mordnacht）以及 1351 年加入聯邦。隨後描述“貴族協會”（Constaffel）和十三個行會，並追溯 1373 年、1393 年、1489 年和 1498 年的憲制修訂。核心部分分析行會如何規管行業、價格、質素和准入，以及這對市場准入、競爭和信貸意味著什麼，然後轉向貴族協會以及藏紅花行會（zur Safran）和山雀行會（zur Meisen）中的商人精英，以及 Hans Waldmann 的倒台。最後一節追溯行會秩序直至其於 1798 年終結，並評估其遺產；這份遺產存續於蘇黎世公共機構的合議和共識風格之中，更具體地說，存續於利馬特河畔的行會會所之中，該市商界的部分上層人士至今仍在那裡共同用餐。鑄幣和放貸問題，以及翻越阿爾卑斯山口的貿易路線，將在第 A.III 章和第 A.IV 章中討論，此處僅在其與行會秩序相關時略作涉及。

1 註釋

1. Zunft zur Letzi, “Geschichte der Zünfte”, <https://zunft-zur-letzi.ch/geschichte-der-zuenfte/>, 該文將集會地點定為赤足修士修道院（Barfüsserkloster），並將宣誓日期定為 1336 年 7 月 16 日；該日期亦由 [verfassungen.ch](http://www.verfassungen.ch) 上的蘇黎世憲制文件清單所證實， “Verfassungen Zürichs”, <https://www.verfassungen.ch/zuerich/leiste.htm>。

2 結論

1336 年的革命是一位騎士發動的政變，他利用手工業者推翻了商人寡頭統治，並使自己成為終身市長。其直接結果遠比後來“行會革命”這一名稱所暗示的要有限：貴族協會佔據半數席位，而 Brun 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這使得手工業行會的影響力有限。然而，他所創立的憲制經過修訂一直延續到 1798 年。其核心原則——市民通過按行業組織的團體參與公共生活——塑造了蘇黎世長達四個半世紀。除了規管手工業的准入、學徒和師傅資格、質素和價格之外，行會還保護城市市場免受農村和新來者的衝擊。它們成為資本的持有者和出借者，並提供福利和軍事組織。它們還構成了選區，1498 年之後，商人和食利者正是通過這些選區逐漸主導了各議會。

從這一秩序中產生的商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受約束的融合。商人精英實行統治，但其統治是合議式的，處於團體框架之內，並受制於輪換、共識和每年一度的宣誓。曾有兩次——在 Brun 和 Waldmann 治下——一個人利用行會秩序建立個人權力，而這座城市兩次都以分散權力作為回應。1350 年的“謀殺之夜”使蘇黎世於 1351 年加入聯邦，但該市保留了自行締結同盟的自由；這種將對瑞士的忠誠與獨立的對外關係相結合的做法，此後還將反覆出現。行會秩序的遺產今天在六響鐘節和行會會所中清晰可見，這些會所仍是蘇黎世上層人士的聚會場所；而在該市公共機構和金融機構的合議、共識和自我規管習慣之中，這份遺產則不那麼顯而易見。

3 五句話概要

1. 1336 年 6 月，騎士 Rudolf Brun 在手工業者的支持下推翻了由商人主導的蘇黎世議會；1336 年 7 月 16 日，市民宣誓遵守第一部《宣

誓書》，該文件使 Brun 成為終身市長，並將議會席位在貴族協會與十三個行會的會長之間分配。

2. Brun 在 1350 年的“謀殺之夜”中抵禦了流亡者對其政權的衝擊，並通過 1351 年 5 月 1 日與盧塞恩及森林州締結的永久同盟鞏固了這一政權，同時保留了蘇黎世與奧地利結盟的自由，正如他在 1356 年所做的那樣。

3. 行會規管准入、培訓、質素、價格和作坊規模，保護城市市場免受農村的衝擊，並在近代早期成為重要的資本出借者，十八世紀藏紅花行會的資產負債表即表明了這一點。

4. 1373 年、1393 年、1489 年和 1498 年相繼頒佈的宣誓書廢除了終身市長制，加強了大議會，使貴族協會成為一個政治性行會，並賦予商人和食利者自由選擇行會的權利，從而使一個商業和食利者精英階層直至 1798 年日益通過行會憲制進行統治。

5. 1489 年 Hans Waldmann 的倒台確立了對權力集中的持久不信任，而行會秩序所留下的合議治理、共識和團體自我規管的遺產，連同作為蘇黎世上層人士人脈網絡的六響鐘節和行會會所，至今仍在這座城市及其金融中心留下印記。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the-brun-constitution-of-1336-and-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uilds-overview-a